

甘澤

謡
附錄



廿

年

月

日

甘

澤

謠

附錄

袁郊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甘澤謠附錄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四庫全書提要

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晁公武讀書志云。載謠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陳振孫書錄解題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此本爲毛晉所刊。云得之華陰楊儀。篇數與讀書志合。然但有儀序。而無郊自序。儀序稱郊爲唐祠部郎中。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虢州刺史。不知儀何所據也。書影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楊夢羽所傳。皆從他書鈔撮而成。僞本也。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鈔太平廣記二十餘條爲甘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廣書中之重疊矣。今考書影所稱夢羽。卽儀之字。其所稱先出之一本。今未之見。錢希言澹園薄明經爲魚一條。稱嘗見唐人小說有甘澤謠。載魚服記甚詳。今此本無魚服記。豈希言所見。乃先出一本耶。然據此本所載。與太平廣記所引者。一一相符。則兩本皆出廣記。不得獨指儀本爲重疊。又哀輯散佚。重編成帙。亦不得謂之廣書。所論殊爲未允。其書雖小說家流。而瑣事軼聞。往往而在。如杜甫飲中八仙歌。葉夢得避暑錄話。謂惟焦遂不見於書傳。今考此書陶峴條中。實有布衣焦遂。而絕無口吃之說。足以證師古僞註之謬。是亦足資考證。不盡爲無益之談矣。

重校甘澤謠序

濮陽李尙書家積書甚富。余自少出公門下。盡得觀覽。獨以未得甘澤謠爲恨。知予心同此好。每進見。必屬訪之。余奔走南北三十載。交遊縉紳之士。殆遍海內。並未有收藏此書者。戊申春。偶在丹陽道中。遇舊所識楚僧廣惠。自言往歲鄉人蔡母秀才。有一緘託寄。公留之篋中。常以自隨。今餘十年。蔡生已矣。方將謁公。以畢其志。乃幸遇公于此。予久知生亡。因急發緘視之。則甘澤謠也。奉書掩泣而讀之。曰。自余丙子歲。謬領鄉薦。得侍李公。承李公之知。二十餘年。未有所酬。今公與生皆謝世矣。惠公猶不忘十年之約。竟完璧以付余。百朋之錫。何以加諸。所恨者。李公不得一手攬斯編耳。寧不重可歎哉。謹重錄校訂。其爲書九章。悉完好。但袁郊自序首卷。則損缺不可復讀。所載事。亦皆詭怪難信。蓋多寓言。自宋以來。諸名士多好言之。散見諸集。其書固不可少也。郊唐祠部郎中。書成于咸通戊子。實懿宗改元之九年。春雨中臥病所撰。故以名其書。原本抄寫訛謬。雜取他載錄文字校之。至嘉靖癸丑。始得刪定。閏月朔日。楊儀夢羽記。

甘澤謠目錄

魏先生

素娥

陶峴

嬾殘

聶隱娘

章騶

圓觀

紅線

許雲封

附錄

東坡淵改圓澤傳并自跋

贊寧記觀道人三生爲比丘

甘澤謠

魏先生

唐 袁郊撰

魏先生生於周家于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游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蘇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爲太樂官敍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興楊元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鐘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面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倚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于人今方捕蕭山黨得非長者廖李公驚起執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教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相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辨析行藏亦當繇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包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于無私也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于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足而永廢者能得其道而求自集于時此帝王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幕建太旗驅無戰之師伐有罪之民乃珣戈旣授玉弩斯張誠負偏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燕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費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

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棄其才知。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于己。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期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于邑中。事我賁人。曹操豈兼于天下。是忘輦千金之貲。報陳一飯之思。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尙欲謀于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妖祲除。太陽升而層氷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螯。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篡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臂一曄。衆心響應。提兵時代。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亦足以王一方。委質於人。誠所未忍。女真豎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寫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而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碓口。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說。卽日遂歸于唐。乃授司農之官。復構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亡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得喬氏。竊娘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竊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沈于碓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者曰。相州鳳陽門宋媼女。善彈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旣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能。有告仁傑者。明日謝謁。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張毅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燕不可無請。不

召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燕，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略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于堂與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于屬辭，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繇，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寧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仁傑莫知其繇，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陶峴

陶峴者，彭澤令之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糟江湖，遍遊煙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游。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爲髻，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置寶，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係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友，遂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二尺許，玉環徑

四寸海舶昆侖奴名摩訶善泅水而勇捷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回棹下白芷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於水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跳波而出焉曰爲毒蛇所囓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讐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某嘗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常樂死山水間但殉所好莫知其他且栖遲於逆旅之中載于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王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水後老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始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女與環劍吾之三寶今者既亡環劍汝將安用必須爲我力爭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噉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于水上如有示于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斂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鷗鷺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孟彥深復遊青瑣爲武昌令孟雲卿常時文學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爲飲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譚雄辨驚四筵

嬾殘者名明撰。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止食卽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功，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林。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詢，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嬾殘正撤牛羹，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晒芋之半以授焉。」李公奉承就食而謝，謂李公曰：「存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一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爲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旣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疇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絲禁止。嬾殘曰：「授我筆，爲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梃，皆蹠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銜之而去。嬾殘旣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

聶隱娘

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景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數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

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父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禽遇之。莫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于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授以羊角匕。首乃廣三寸。遂自口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其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瞑時。得其首歸。尼大怒曰。何大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女開腦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卽抽之。曰。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反。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劉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來日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鵠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辱夫彈一丸而斃鵠者。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

受約束遣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常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于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後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于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跽，身首異處。隱娘亦出口，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末化之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踪，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景。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即繫僕射之幅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蠱，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至京師，愀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常時，甚喜，相見依前。詢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雒，方脫此禍。吾藥力

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紵。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于風塵哉。游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騶舟行。溺于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于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爲城守。方剛證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常之耳。儻求喪不獲。卽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鉤網。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成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

圓觀

圓觀者。大歷末。雒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飲酒爲務。父愷居守。陷于賊中。乃脫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

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聞知。惟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生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日約遊蜀州。抵青城峨眉。同訪道求藥。圓觀欲南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緣人。請出三峽而去。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浦。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錦襜負嬰而汲。圓觀望見。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恐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逾三載。尚未婉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洛兒三日。公當訪臨。若相顧一笑。卽某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之期。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獻于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符。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于王。王乃多出家財葬圓觀。明日李公回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指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叩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不墮。卽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潛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尙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詣。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寺前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

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一年亡。

紅綫

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綫謂嵩曰：羯鼓之音頗悲，調其聲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曉音律，曰：如女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遣放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初置招義軍，以淦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取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鎮互爲姻婭，人使日狹往來。時田承嗣嘗患肺氣，遇夏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恤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并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惟紅綫從焉。紅綫曰：主自一月不皇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係安危，非爾能料。紅綫曰：某雖賤品，然亦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厚恩，一旦失其土疆，卽數百年勳伐盡矣。紅綫曰：易爾不足勞主憂也，乞放某一到魏郡，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兼具寒暄書，其它卽俟某卻回也。嵩大驚曰：不知女是異人，我之暗也。然事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綫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橫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領上書大乙神名，再拜而倏忽不見。嵩乃反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墮窗，驚而試問，卽紅綫回。